

The New World

新大陆

当代中国留学生闯荡美国的真实写照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海彦

封面设计：廖 铁

新 大 陆

*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5 字数 280 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

ISBN7-80615-311-X/I·60

定价：15.00 元

作者简历

原剧本作者 严歌苓 女，现年 37 岁，曾为军人，舞蹈演员，曾出版长篇小说《绿血》、《雌性的草地》、《扶桑》等等；短篇小说集《少女小鱼》、《海那边》等等。

1990 年获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奖学金进入该院文学创作系，1995 年获艺术硕士学位。

1990 年开始在海外发表并出版文学作品，其中短篇小说《少女小鱼》、《海那边》、《女房东》、《天浴》、《学校中的故事》获各类文学奖首奖，长篇小说《扶桑》获 1995 年年度台湾联合报长篇小说（第一名）奖。

多部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扶桑》的电影摄制版权为电影导演及电影制片人所购。

1994 年开始发表英文短篇小说。

小说作者 张 浩 男，现年 37 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节目制作人。1985 年毕业于中国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其作品《阴阳界——关于上海癌症俱乐部的报告》和《黄河谣》等曾获选为世界最权威的广播特写大奖“柏林未来奖”及“亚洲广播联合会大奖”之中国参赛作品。参与过多部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的策划、编创与摄制，并有《知识分子，中国 50 年代》等书稿在约编写，此将影视作品改编为文学作品，为其首度尝试。

内 容 简 介

全书以八十年中国的出国潮为背景，表现了一代新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艰难与成功，以及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饱浸苦辣酸甜的生活。其中有学业已成却灵魂堕落的，有为生存宁愿出卖肉体的，有谋求绿卡不择手段的，有不堪挫折希求一死的，有大梦初醒获解人生真谛的，有几经事业拼搏和感情失落最终回国的……这里描绘的不是惨烈阴森的地狱图，更不是美奂美仑的天堂曲，它展示的是对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另一种人间生活的内心体验。通过本书可以看到，在那一片异土上的中国人为了争取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付出何等的代价。

是真美国，是真生活，是真心态。读者将从泪与笑的故事中重新感悟人生的丰富意义。在电视剧原作的基础上，小说将给读者带来更持久的体味。

“嘭嘭嘭！嘭嘭嘭！！”

连续几声重叩，大门依然紧闭如初。一阵狂躁的舞曲和人声从屋内涌出，却始终不见主人露面。

蔡耀把手中的大包外卖换到另一只手去提，又是几声急叩，才敲出了大门里一颗戴着眼镜的脑袋，是个神情木然的黑人妇女。

“你好！这是您订的餐，一共一百七十九块钱。”

那妇女慢吞吞地接过外卖，一沓钞票递过来。

“对不起，我点一下……”蔡耀一脚倚着门，手上一五一十地数钞。“……抱歉，您这是一百七十八块，应该是一百七十九块，您看……”

蔡耀抬头看黑人妇女的表情。

没有表情。

“好好好，你等会儿。”大门不耐烦地关上了。

没有办法，只好再等。蔡耀又扬头瞧一眼那块门牌，堂基豪斯街 273 号。什么狗屁街名，一条破巷子，为找它费了快一小时的时间，本想指着这件大宗外卖挣点儿小费，还给出了这么一招。

蔡耀想掏烟，一摸裤兜才想起在车上。他回头看看自己那辆 1982 年产尼桑车，想起了刚才的不快，先是两个小崽子迎面抛来几只臭鸡蛋，稀屎一样的黄汤糊了满窗，气得蔡耀

暴跳如雷。接着，又是个黑家伙趁他上厕所的功夫差点偷卸下他一个轮子，幸亏蔡耀冒头及时，否则尼桑惨不忍睹了。望着这辆伤痕累累的泪车，蔡耀苦笑。破车跟我老蔡几年，风吹雨打四处奔劳的一副惨相，亏得还有人抬举它，不过，旧虽旧些，真要没了，这送外卖的活儿也就歇菜了。

屋里还没有动静，蔡耀上前再敲。黑肥婆又出来了，这回有了表情，死尸般的冷漠。

“干嘛？”

“抱歉，你还欠一块钱和小费呢！”蔡耀尽量柔和。

“我钱都给过你了。”这是赖帐的意思。

“不对，你只给了一百七十八块，应该付一百七十九块钱。你看，都在这儿。”蔡耀又掏出那一沓钞票，以示证据。我他妈还指着这担大活儿呢！

“走开走开，我给你钱了！”大门又被关上。

这个臭肥婆，想要无赖。蔡耀思忖着。

大门被更猛烈的敲击声惊开了，戴眼镜的黑人妇女两进三出，已经有了怒气。

“你听着，这儿是一块钱！你要没钱，以后别再订外卖！”蔡耀捏着一张钞票在女人眼前晃了几下，又愤然摔在地下，“知道吗？你记着点儿！”

蔡耀转身就走，那个臭肥婆爱什么表情就什么表情吧。

看来南边的黑人区真不能来，步步险境，要么就是乌七八糟臭赖帐的。蔡耀想，其实哪儿他妈都一样。尼桑冲撞着开出了倒霉的堂基豪斯街。蔡耀无聊地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哈哈不是你受不了白种女人屁股吧我觉得你有点性交上的黑人至上倾向这不好她这么爱你你们可以关上灯嘛不是这样我是

反感有什么使你反感是她那身白肉里的傲气总要我弄她我听说黄种女人有很多办法逗弄她们的男人你们说是吗……“我就操你大爷的！”蔡耀厌恶地关上收音机，这是KWS电台的“快感说话”节目。都他妈去你妈的！蔡耀一股火无处发泄，骂完了，忽而又暗笑自己，留学四年，堂堂一个哲学博士，今天也堕落到为了一美元跟这个美国斗气！尼桑在蔡耀手中猛一转向，直驶围棋俱乐部去了。

绿荫掩映中的一幢古代城堡式的教学楼。一辆蓝色斯邦塞克自行车慢悠悠在楼前停住，一个白人青年从车上跳下。他看了一下手表，两点差五分，正好是进课堂的时间。

帕切克今天是第一次来教课。两天前，文学系通知，“兹聘任帕切克·古辛斯基先生自即日起……”这个空缺帕切克等了几个月，如果不是他的前任基尔·布拉德斯特里特先生得了病，这个文学史讲师的位置还是坐不上。从内心里，对这个位置帕切克并不热衷，面对一群不知文学为何物的白痴大谈文学，并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但是，帕切克同样清楚，在他面前同样摆着一道难题，文学与面包，他必须熬费时间去解开这道题目。

教室里坐满了各种肤色的学生，目光都在注视着这位面无笑意的年轻教师。

帕切克拿起花名册开始点名，声音显得冷漠。

“丹妮斯·琼斯。”

“到。”

“乔·沃德尔。”

“到。”

“乔·塞克里曼多。”

“到。”

“泰米·索卡尔。”

下一个名字：李芷。帕切克仔细看看字母的拼法，是个中国人。

“李……居？”

“到。”

帕切克停住来回踱步的脚，回身审视刚点到的这个学生。这是一个具有东方气质的女子，她也在审视自己的老师。

中国人都喜欢难以念读的名字。帕切克想，他在心里又把这个名字念了两遍。

“我没念错你的名字吧？”

“没有。”李芷友好地笑笑。“很接近。”

“你一小时能读多少页英文书？”帕切克不以为这是个严肃的提问。

沉默。窘迫的李芷承受着难堪的沉默，她感到周围刺来的目光。

这一堂课，李芷没有抬头。

1992年春日的美国，一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正铺天盖地席卷着这块广袤的土地。

芝加哥，这个以钢铁和机器的生产闻名于世的美国中西部城市，首当其冲承受着经济衰退飓风的袭击。严重的失业率使得芝加哥人迷惶失措，市场萧条给这里的商业和娱乐业带来极大的冲击，悲观抑郁成为各阶层的普遍化情绪。一时间，败坏心绪招致的种族之间、上下层民众之间关系的极度

紧张，让这个本来就为此大为头痛的城市，更为一筹莫展。各种传播媒体和这个城市一起哭丧着脸，连那些一向以芝加哥为堡垒的现代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学派的经济学家，也连声高呼不可预计。那几座在这个星球上站得最高的庞大建筑物，如今成了垂头丧气的巨人，芝加哥就象密歇根湖怀中受了伤害的孩子，无奈地阴沉着脸。

这座内陆湖畔的大城，在 1992 年春天的日子里，除了少数几个晴日有些阳光，多数时候依然是终日的阴郁和湿冷。密歇根湖上帆影稀少，从湖畔的密歇根大道远远望去，是大片大片的灰蓝色，几乎所有停泊在那里的游艇，都还没有褪去自秋天停用以后就被套上的冬装颜色……

城市的夜空，只是头顶上的一团，倒是街道两旁刺眼的霓虹招牌，照得夜晚的芝加哥一片辉煌。

晚上六点差一刻，李芷驾着她的 GEO 轿车正向罗斯曼区百老汇大街方向驶来。

李芷自认为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人，可今天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在和丈夫离婚以后这一年里，李芷没有上学，她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跑了个遍，希望从漫游之中得到解脱。在这个城市中，李芷几乎没有一个可以说上几句话的自己的朋友，当然，如果酒也算朋友的话，该是她唯一的知己新朋。李芷对自己目前的处境非常明白，除了手中这辆车是丈夫留下的，现在积蓄所剩不多，重新上学以后，需要找一份足以应付支出的工作了。

李芷不时看看手中的纸条，百老汇北街 6300 号荣乐园餐馆。这是她中午从售报机里拎出的一大叠中文报纸广告中挑

出的十家中餐馆之一。由于来美国以后对住在中国城中的人们有一种说不上原因的反感，所以她就选了几家远离中国城的中餐馆作为目标。荣乐园所在的百老汇北街临近市中心商业区，相信餐馆格调和雇员品位应该不差。李芷今天下午向这家餐馆打电话求工，得到应允面谈。她不时地向沿街招牌张望，心里还在寻找那个别扭了一下午的感觉。

想起来了，是因为那个帕切克。今天也是李芷第一次上课，李芷对这个课格外重视，这与她从前的身份不无关系。李芷在国内也挂着作家的牌子，出了四本小说。到美国以后，她仍愿意保留这份职业感。今天帕切克的问话给她很大打击，这叫什么，当头一棒。看得出来，他是个倨傲之人，但是我呢？

我用不着生气，可就是别扭。

李芷带着一脑子胡思乱想向荣乐园寻去。

在百老汇大街的另一头，江建国已经在街边的电话亭里关了十分钟。电话号码肯定没有记错，以前打过几次了，一定是对方占线，连续占线。电话亭的玻璃屏壁已经被几次敲响，是一个老太太在等着打电话。江建国最后再拨通一次，还是占线，他摔下电话，跳上车疾驶而去。

江建国的那辆绿色德国大众敞棚车在马路当中狠兜了一个大圈，差点擦上反向而来的一辆道奇。他打打手势，三进两退，刚好停在荣乐园餐馆门前。下车以后他做了第一件事，那个黑胖子又在憋足气力吹着他的萨克斯，他得轰走这个讨厌鬼。

“我说朋友，朋友，对不起，真得请你另找个地方。”江建国先透着亲热。

萨克斯停了。

“再过几分钟客人该来了！”江建国突然怒吼道。

萨克斯顺从地收入皮箱，走了。

这个时候，在道格拉斯公园附近圣·乔伊南路的一处公寓里，梳妆已毕的文倩正在电话上留言，她估计今天可以在餐馆中见到他，因此，文倩在留言中讲自己大约三十分钟以后到荣乐园。文倩走到门口又回头巡视了一眼这套舒适的房间，临走时没有忘记对着镜子最后打量一下自己的容颜。

途中，文倩的美洲豹停在华夏大商场，文倩要去买一瓶他喜欢用的 DACCA 香水，顺便也为自己在免费试用化妆品的柜台前喷上些香水。

张海平这时正兴奋地开着一辆 1985 年产的尼桑车，这是他刚刚在旧车市场买下的二手车。他看了看手表，脚下又加了点力。前几天，江建国终于当上荣乐园的代理经理，那小子管起事跟真的一样，还要加快速度。这日本货性能还挺好，不管怎么说，比老蔡那辆新了三成，费了两天功夫挑了这么一辆，总算踏实了。

尼桑转过一个十字路口，前面就是百老汇北街了。

与此同时，矮胖胖的崔鹤立正坐在驶往百老汇大街的公共汽车上。她此时正在翻看《芝加哥信报》(中文)广告版上的招工广告，她希望再找一份好活。崔鹤立的英语不行，自从跟随父母移民到美国以后，她已经在移民学校学了四年语言。可是，遇到需要使用语言的那些好工作，崔鹤立总要踌躇。因此，荣乐园就成了她打工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了。

江建国进入餐馆，又连续拨了几次那个电话号码，还是占线。任他如何焦急，现在只能先顾着生意。换上衣服进到厨房，江建国开始大声催促几个厨师加快速度，于是大厨、二厨、配菜的伙计们更加忙开来，整个厨房一片热腾腾的蒸汽和吆喝，准备着应付今晚的客人们。接下去将是忙碌的几小时。

李芷抬头望见了荣乐园餐馆那块红底金字的霓虹招牌，这就是她要的地方。她打量了一下门前的布置，大门是圆拱形的中式结构，门前蹲着两只狮子，状不威武，象两只涂了金漆的猫。

前面的路边刚好有个空位，李芷紧打方向盘，抢在一辆尼桑车前停了过去。尼桑走投无路，停在路中，车上跳下一条汉子，过来敲着李芷的车顶。

“你丫太损了！哪儿有这么抢车位的？”

前面那句是纯正的北京话，不过不太雅。李芷摇下车窗玻璃，现出微笑。“你英文不错，中文也没忘。对不住啊！”

这位中国老乡看上去头发蓬乱，一件T恤随便地套在身上，一张方正的脸倒透出点儿文化人气质。

他是蔡耀。遇到微笑的女同胞，自觉得有失风度，他一声不吭地把车停到这颇显秀雅、白净净女同胞的那辆蓝车后面。

这家伙真大胆，车子停在路边消防水龙旁，警察抓到，罚款不是小数。李芷跨出车外正要提醒，只见他掏出一张罚单夹在雨刷上。

“别担心，过期罚单正好骗骗警察。”他笑嘻嘻地打个响指。

还挺鬼！李芷一笑，关锁车门，走到停车投币机旁，手伸进挎包。

“找硬币啊？要帮忙吗？”蔡耀力挽刚才失礼的面子。

可李芷没掏硬币，她拉出个塑料袋套上投币机，以示报废而不用投币。

两人见面过招打个平手，彼此都有了亲近感。

“同志，看你这意思，不是来吃荣乐园吧？”

“找工。”

“嗨！我们的同志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蔡耀更热情了起来。

李芷一进门，就看到门厅中央置放着一尊托举大元宝的笑弥勒，特别喜气。她正对面的墙上悬挂中文横幅：气和财旺。还算宽敞的餐厅布置得十分有中国味道。

江建国正在前台拨电话，见来了客人，立刻满脸笑容迎了上去。

“晚上好！请问一位还是两位？”

“我是来找工作的。”李芷听出这个与众不同的嗓音，正是下午电话里的声音。

“请问贵姓啊？”笑容顿消的语气。

“李，木子李。下午是您接的电话，让我晚上六点……”

“李，李芷？有没有餐馆经验？”江建国冷冷地翻着前台记事单。

又问了一遍。李芷正不知如何回答，后面有人搭腔。

“行了，建国，斗争中增长经验吧。老板上星期刚开掉了

俩，我们快拚死拚活了，我今儿累得手都发抖，连棋子都捏不住。我说，你当了经理可不能坑我们哥儿几个！”

解围的是门口遇到的我们的同志。

江建国作出个无奈的样子，挥挥手，“那就赶快！正好人手不够。老蔡，你带她到楼下找件衣服换上。手脚麻利点儿！”最后一句是对李芷说的。

厨房里，烟雾迷漫，炉火正旺，一片叮叮咚咚的乱响。李芷第一次走进这种场合，立刻眼花缭乱了。

“鲶鱼二吃，三色豆腐，怎么还没好？”

“宫爆鸡丁一个！”

“青椒牛肉丝，麻婆豆腐，软炸蟹！四号桌！”

灶前，蓄着满脸胡须的大厨郝师傅扔下了炒锅，气极败坏的神色。“一个一个地叫嘛！想搞死老子啊！”

李芷听出大厨师是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

江建国急火火奔进来，把一张菜单塞给一个男侍。“你去三号桌，再把货送到隔壁，快点儿！”

“赵师傅，这两个外卖得抓紧，快点儿，他们等着呢，谢谢啦！”江建国草草向二厨赵师傅做了个作揖手势，回过头来，他看见了李芷。

“别在这里面愣着啦！外头人手不够，你去六号台帮忙吧！”

这个钟点是餐馆里开始忙碌的时候。江建国前后张罗着，还是没忘打那个一直不通的电话。江建国正站在前台拨电话时，张海平蹑手蹑脚地往操作间走，那辆新买的二手车刚才熄了两次火，他迟到了。

“站住，老板刚走两天，就一个个给我迟到，这不成心给

我拆台嘛！”江建国回头逮住了迟到者张海平。

“江总，升官发财啊！”海平装出谄媚的笑。

“拉倒吧你！”江建国拿这位小老弟没有办法。

张海平见江建国这副正经模样，趁机挤兑上两句，“就当了这么两天经理，还当真了！你这么卖命，以为荣老板会帮你办绿卡？”

“你还别说，等我有了绿卡，还跟你们这帮人在这儿混呀！”江建国又开始拨电话，不忘塞给张海平一张菜单。“把这个带进去！快点！”

张海平进到操作间，正见崔鹤立在教一个新面孔如何用手托住托盘。胖姑娘小崔扭扭捏捏的姿势，逗得海平远远就笑起来。

“我们小崔有四年餐馆打工经验，她是逮着谁教谁呀！”张海平加入进去。

“这样端不对吧？”初打餐馆的李芷忙转向这个新面孔的年轻人。

“知道不对还问？”张海平爱搭不理地翻看着一沓点菜条。

“这不是在讨教嘛！”李芷此时很谦逊。

“讨什么教？在我们这儿，只要你不出错，各人顾各人的饭碗就行了！”张海平的话有些欺生，他从货架上抄起个托盘，炫耀一般地旋着它玩了个空中接抛，把李芷晾在了一边。

晚上七点钟。文倩姗姗地进了门，江建国向她点头示意。

“荣老板在吗？”她有意把语气问得轻巧。

江建国耸耸肩，算是对文倩提问的回答。

文倩甩了甩瀑布般的长发，直上二楼，向经理室走去。

江建国看着文倩的背影离去，接着又去拨那个永远拨不

通的该死电话。

过了一会儿，文倩从二楼下来，手中理着刚刚在楼上梳好的长辫，走向厨房。在狭窄的过道上，迎面走来笨拙地托着沉重托盘的李芷。文倩一看她东张西望的慌张表情，就知道是第一次打餐馆的新手。因为过道虽窄，但划分了明确的来往左右道，往前厅去的一侧地面铺了胶毯，任何打过工的人都不会走错。而李芷此时正错误地走在通向厨房的光地面上，文倩急忙左右躲闪。李芷被她一闪，手里托持不住，两人终于撞到一起，托盘里的酒菜翻落一地。

“你怎么不按规矩走路啊！这亏得是啤酒，要是铁板烧什么的还不把人烫着！”文倩批评她。

路过此地的张海平一脸幸灾乐祸的坏笑。

李芷俯身想收拾，心中苦不堪言，只觉今天事事与自己作对。

“用手哪儿收拾得干净！”文倩指使看热闹的张海平，“麻烦你把扫帚拿来，再把吸尘器找来！”

“干嘛叫我？谁闯的祸谁收拾！”张海平撒腿就跑。

文倩叹了口气，又用稍缓和的语气开导李芷，“以后不懂的事一定要问，等闯祸就晚了！我们这儿可是打共产的，你懂吗？”

这些奥妙李芷肯定不懂，她满腹疑惑。

“我们小费是大家平均分配的，你干得好干得坏，大伙都得替你担待。”李芷自知闯祸，可没想到已祸殃他人。看她手足失措的样子，文倩心一软。“好吧，快找东西收拾干净吧。”既是新人，也不必过多难为她，文倩跺着脚上的菜汁走开了。

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又是酒又是菜又是碎盘破瓶的，

够李芷收拾一气。

“六号桌的啤酒是怎么回事儿!”这是代理经理江建国的声音。“谁让你这会儿打扫这个!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客人第一!赶快把啤酒送过去,客人已经不高兴了!”

李芷已经完全处于晕晕乎乎的状态了。这过道是前厅后间的必经之地,无论谁路过都扔下这么几句训斥,李芷这回真经历了考验。第一天的工作还没完,她已经感到了餐馆打工谋生路的那种落差。

李芷蹲在地上正继续打扫,有人从她手中接过笤帚。“走你的。”是蔡耀。

等候送外卖的蔡耀已经观察多时,看到挺秀雅的李芷洋相百出的窘态,蔡耀不忍再隔岸观火,走出侧间,过来当了一次雷锋。

李芷心上一热,不得不感激地低头道了一声谢,这已是他第二次伸出援救之手了!

“为人民服务嘛!”蔡耀冲着李芷的背影答了一句。他说不出女人不易这句话,大家都不容易。他想,即是出门车外,让一切平淡些为好。其实有时候调侃几句,还真是他生活中得用且用的一招。现在的这一句无非也是安慰李芷,一个“好同志”嘛!

晚上八点钟。是餐馆生意最好的钟点。前厅座无虚席,江建国穿梭应酬,张海平腿脚麻利,文倩应付裕如,连李芷也不象刚进门时的手足无措了,大家都如冲锋陷阵一样投入了紧张的气氛中。

李芷趁等菜的短暂功夫,靠在墙角歇息片刻,两个小时下来精疲力竭,特别是精神有点高度紧张。刚才在厨房又受